

南京故事
評話

沈萬山

白雲著

南京故事
評論話

沈萬山

白雲著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五版

沈萬山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著
作
人

白雲

發
行
人

張友鸞

出
版
者

南京人報

總
經
售

大地出版社

上海西康路

三三七弄二八〇號

回 目

第一回

老道人開門吃小鷄
沈萬山窮途遇阿叔

一——七

第二回

安樂村看朱三打獐
太平河爲黃老送終

八一—一五

第三回

朱家宅結合鳳凰儂
秦淮河拾得烏鴉石

一六一—二四

第四回

古董商尊敬活財神
老太婆傷心死兄弟

二五一—三二

第五回

夢中托兆扳環結親
放生得福田鷄送寶

三三一—三八

第六回

拾鐵器懷疑破古董
墜銀釵初識聚寶盆

三九一—四五

第七回

喜榮歸周莊大快意
勒知機沈賁進良言

四六一—五一

第八回

還舊願破財修廟宇
哀苦工上奏建城牆

五二—五八

第九回

馬皇后到蘇州進香
沈萬山在南京蓋城

五九—六六

第十回

建花園沈萬山享福
犒軍隊朱洪武發愁

六七—七五

第十一回

沈萬山下天牢待罪
劉伯溫蓋城樓作法

七六—八四

第十二回

萬歲發怒滿門抄斬
馬后說情兩路充軍

八五—九二

第十三回

沈萬山留字去遊仙
余十舍細書送沐侯

九三—一〇〇

第十四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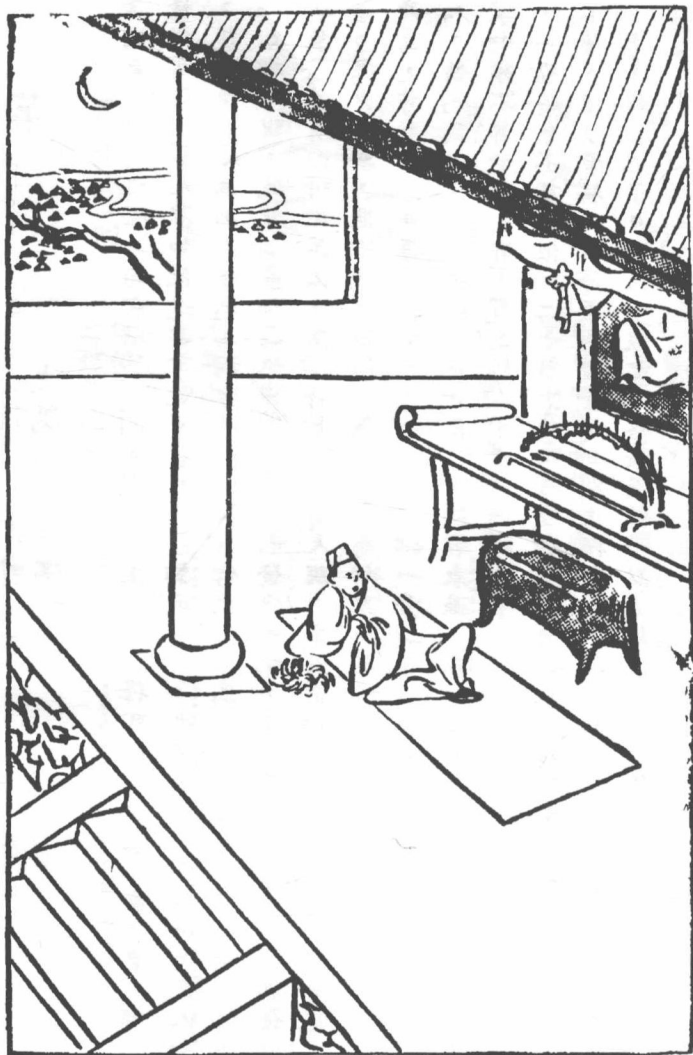
講鉛汞朱洪武鍊丹
念神仙沈萬山封號

一〇一—一〇八

第一回

老道人閉門吃小雞
沈萬山窮途遇阿叔

話說元末明初之際，南京出了一個大大的財主，他闊得可以同皇家比富，皇上都比不過他。慢說蔣驢子等人不如他還甚，就是當初什麼鄧通石崇，也不及他十分之一。此人姓沈，名富，號仲榮，字萬山。這萬山兩字，也有人寫作萬三，爲何起了這個名字，後人傳說，紛紛不一。有人說，沈萬山最初窮愁潦倒，他自己發生感慨，說將來不發財則已，要發財就得有金山萬座，所以叫做萬山，取個吉利。又有人說，朱洪武初定南京，把縣民依着貧富，分爲五等。每戶人家，還給他一張紙，無紙的便是奸衆。那五等叫做一哥二疇三郎四官五秀，哥是最窮，秀是最富。每等之中，又分三級，如一秀二秀三秀，三秀是富中之富。他乃是第一富人，稱爲萬戶三秀，所以叫他沈萬三。閑言表過，且談正文。這沈萬山原是蘇州周莊人氏，家中雖不算十分富有，可是也還當得起溫飽二字，只因沈萬山出世之後，父母把他當作寶貝，一點苦事不讓他做，二十歲上，父母雙亡，他自己又不能種田，僱的長工，欺侮他什麼都不管，連哄帶騙，把每年的糧食都向別處搬去。一年不如一年，沈萬山坐吃山空，漸漸窮乏，地了。到三十歲上，略微明白一點事故，眼見這種情形，却也沒法處治。就因窮乏之輩，拿沈萬山的事來教訓子姪，都說：你們不要學沈萬山，一點本領沒有，把祖



上產業敗得干淨。沈萬山聽在耳內，慚愧十分。心想，我如果有一點本錢，做行生意，也不致於被別人這般恥笑。可惜家產已空，要想向別人借貸，却又羞於出口。那一年正是沈萬山三十歲的生日，他打定了主意，跑去找一個族叔，只借五兩銀子。他心裏想着，有了五兩銀子去販小雞和雞蛋，只要不怕吃苦，三五年的功夫，可以掙起百兒八十銀子。再圖恢復舊業，也就不難。誰知他那個族叔，一見了他的面，就狗血噴頭的痛罵一頓。他忍住氣，把來意說明，他講：我只借這一回銀子，如果我混不出去，也決不回來了。那族叔聽他要借銀子，更覺冒火，就說：且慢道我没有銀子，我就是有銀子，也不能給你這樣敗呀。你父親母親，當初糊塗，儘着你去，我可不能像你那父母一樣糊塗的。沈萬山聽了這番話，又氣又羞，當時發話道：我今年也三十歲了，也不是向老叔討錢買花生糖。老叔肯幫忙就幫一點忙，不肯幫忙就拉倒，又何必牽扯到我亡去的父親和母親身上？現在我和老叔斬釘截鐵說一句，你老叔不借錢與我，看我是不是照樣的混？我只就離開周莊，如果不能發跡，我就不再進周莊這個村口子。說罷，掉轉身就大踏步走去。隱隱約約還聽得他那族叔在後冷笑說：發什麼昏，把我們沈家人臉都丟盡了。沈萬山掩住兩耳，腳腿上加勁，一口氣就跑出了周莊村口。走到村口之後，却又有些心軟。拍拍口袋，只賺了幾個大錢，在裏面叮叮鏗鏘的響。他想，住在周莊裏，窮雖窮一點，飯總還可以弄到吃的，東一餐西一餐，不過是受點氣罷了。如今這一走出去，却到那裏吃飯？當時他找了一塊大石頭坐下，眼望黃金般的太陽，照着全村，樹木花

草，滿山遍野，都似乎向自己冷笑。回去罷？當然衆人恥笑不能再忍受下去。向前進罷？望那一方走呢？徬徨了半天，發了一聲恨，站起身來，走走就離周莊遠了。這條路，乃是由周莊到蘇州府城的大道，沈萬山原不認識路程，信步走去，二三十里來路，就進了城。那時天色已經快黑，離城不遠，就有座城隍廟，他進去瞻禮一番，叫聲慚愧，就在城隍菩薩龕下倒頭而睡。可是肚裏泛上餓來，那裏睡得着。那時已是十一月的天氣，說不冷也還有點冷，却幸身上穿的舊衣，還不十分單薄。他想着，明天吃的東西着落何在，當真就隨着叫花子跟人討乞麼？一則弄不慣，二則這一身衣服比別的叫花漂亮得多，誰人肯給錢呢？如果把衣服給賣了罷，天冷怎麼抗得住？他正在沒有主意時，忽然黑暗中有個毛絨絨的東西向他臉上一撲，把他三魂嚇掉了二魂半。連忙起身，向城隍菩薩跪倒，默默念道：可憐弟子落難，行走不得，今天權且暫歇一天，明天一早就走，還請菩薩不要生氣，不要叫牛頭馬面來趕我。祝禱已罷，又轉想到，自己這般倒運，難道還怕死嗎？既然不怕死，又爲什麼要怕鬼呢？於是他放寬了心，重行睡下。他的右手剛一按到地面，却又摸着那團毛絨絨的東西。這一次他却不敢惶了，仔細顛捏一番，原來是團雞毛，大約廟裏老道，偷吃小雞，雞毛沒處放，就拋在大殿，好誣賴燒香的人。沈萬山自有聰敏之處，笑了一笑道：天無絕人之路，菩薩見憐，明天合該有飯吃了。他就把那團雞毛拾起，塞進自己破口袋裏，心裏一安定，肚餓也忘記了，就呼呼的睡熟。天色剛剛黎明，老道起來上香，看見有人睡在那裏，不由喝道：罪過罪過，

城隍殿上，如何跑來睡？沈萬山被老道驚醒，揉揉眼站起，不放心雞毛，掏出來看一看。那老道見着雞毛，就不再說話，搭起腳轉到那邊去上香，沈萬山已經瞧到了這情形，就進一步想末道：諸道爺給我幾根蘆柴。那道士道：天氣也不冷，你要吃東西外面討去，犯不着自己生火呀。沈萬山道：我不是燒火，我要有別用。那時小道童也披了衣服起來，老道就叫他抽幾根蘆柴給沈萬山。蘆柴到手之後，沈萬山道謝了一番，蹣跚着走出廟門。剛一出門，小道童却追喊來了：我師傅叫你，你快回來。沈萬山十分奇怪，暗道：剛才趕我，這又爲什麼要我回去呢？想來再進廟去，與自己也不會有害的。於是就跟小道童轉去，這却見那老道含笑相迎，在腰裏一掏摸，拿出一串大錢來道：我看你一定沒有吃早飯，送你十個錢罷。沈萬山見老道大發慈悲，也就接了。誰知那老道却又說：雞毛這該可以還我了罷？沈萬山道：那不行，我要靠這個弄飯吃。老道一聽這話，可就發了急，一把扯住他的臂膀道：我給你錢了，你不要再詬我。沈萬山摸不着頭腦，只翻眼望着。老道又說：其實我也不怕，我也不是和尚，就說吃雞，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沈萬山這才明白，就笑道：我不是詬你，我拿雞毛是另有別用，就有人問我，我也不說是城隍廟裏拾的就是了。老道放了心，才撒開手。沈萬山左手提了雞毛，右手夾住蘆柴，走至城隍廟外靠東的一座小山邊坐將下來，先用碎瓦片，把蘆柴軋成一段段小枝，再給夾上一片草葉，吹在嘴裏鳴鳴的響。黃土一和，捏成幾個小鳥的樣子，貼上雞毛，就八成像個小雀兒了。何消一個時辰，他已捏成四五十個。等得快乾了，用衣服

捧著，又到城隍廟，直去找那個老道。老道見了那一套玩意，不由笑道：你到像個小孩子，這麼大的年紀，還要玩這些東西呢？沈萬山道：道爺不要看輕這些小玩意，這就是我的衣食飯碗哩。老道說：既然是衣食飯碗，這樣捧著，不餓了嗎？沈萬山道：我是專請道爺幫一點忙，這幾十個泥團兒存在你這裏，我還上街去買一點東西。老道覺得這事怪有趣，就答應了他的話，讓他堆在房裏地板上。沈萬山揮了一揮衣袖，跑上大街，先花了兩個大錢，買幾塊蒸糕吃了，賺下的八個大錢，一齊買了各色的顏料。轉到廟來，向老道借了一枝筆，把顏色雜亂的塗上，就憑他那一點聰敏，居然把那些泥團，都畫得像活的雀兒。小道童看見，先討了一個，沈萬山只要哄得廟裏人歡喜，當然照送。快到中午，城隍廟裏燒香人漸漸來了，那時已近過年，大人小孩，十分熱鬧。老道又借了一塊門板兩條板凳與他，就在大殿外面，擺設起來。這得算是新鮮玩意，小孩子都沒有見過，個個想買。定價三個錢一個，便宜的根，燒香的總帶了零錢，不到一個時辰，就賣缺貨了。沈萬山得了一串多錢，索性央求老道，代為存放，胡亂的到外面買些東西來吃了。到得下午，無事可做，就替老道劈柴收拾香燭，老道也很高興。一團雖毛足足做了六七天小雀子，生意好，一個人忙不過來。老道就讓小道童替他幫忙。貨越出越多，收入自然也很不壞了。雖毛用完了時，沈萬山說去買一兩隻小雞，請老道吃，只把雞毛留下。老道現在當他的面，也不避諱甚麼了。據沈萬山的算計，像這樣下去，有個十年八年，總能攢起一些錢來。看到了臘月了，是一年之中城隍廟香火最

旺的時候，沈萬山的生意，也是分外來得茂盛。這天是臘月初一，沈萬山正在廟裏低著頭做生意的時候，却來了一個小主顧，挑選了一會，忽然向他叫了一聲：大哥貴的，怎麼不送我？沈萬山抬頭一望，不是別人，乃是他堂房兄弟。後面站了一人，正是那不僅儀給他的那位族叔。原來快過年了，住在鄉下的人，照例進城辦點年貨，順便到城隍廟上一炷香，睜睜熱鬧。他那族叔，在鄉下是有幾文的，怎肯不來城裏耍耍哩。却自不料在這裏會遇見沈萬山。當下沈萬山十分難為情，只好扳起面孔來裝着不識，隨意遞了一個雀子與那堂房兄弟道：拿去。他那族叔正怕他來尋找，也就當着不肯看見。偏生那小孩子不識相，只拉住父親的袖子道：那是大哥呀，大哥在那裏賣雀子哩，雀子好玩的很哩。他那族叔就喝道：管他什麼大哥不大哥，你還想跟那些下流胚子在一處混嗎！沈萬山聽在耳內，也不與他爭吵，只從鼻子裏冷笑一聲，心中立刻就另有打算，如何打算，下回交代。

第二回 安樂村看朱三打架
太平河為黃老送終

且說沈萬山在蘇州城隍廟賣泥雀，巧遇阿叔，因無顏立腳，當天下午，把東西收拾收拾，就買了一個網籃，一套棉布襖褲，只在廟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和老道告辭。沈萬山說：在蘇州賣出的玩意兒已經不少了，不換碼頭怕生意會越來越壞的。老道就問他：你換碼頭，預備換到什麼地方去呢？沈萬山道：我只去撞，走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好在只要混飯吃，也不想發財。老道連說：不忙不忙，我替你起一個課。沈萬山雖然不大相信這老道的課法，但是，一則自己不知應去向何方，二則也不用花錢，就聽老道起課。那老道搬動大六壬，左推一下，右推一下，口中甲子乙丑的念著，足足費了一個時辰的功夫，方才住手，却呵呵一笑道：你此去向西偏北，不但窮不了你，而且要發大財哩。沈萬山道：道爺別拿窮人開心了，我但問會不會餓死，憑我這樣倒霉，還望發財嗎？老道說：我這是按照課理說的話，自從周文王、鬼谷子搬課起，沒有不靈的，怎樣的靈法，我却不敢說了。沈萬山說：好，我這就朝西走。他賣了這些時候泥雀，也賺了十來串大錢，就和老道換了幾兩碎銀子，塞在棉襖口袋裏，別了老道，出城隍廟而去。蘇州城本來不大，他一路唱著新編賣泥雀的小調，就走到胥門。因為那些泥雀子重不過，他就歇下網籃，預備歇息一下，誰知此時城樓上却跑下幾名

安樂村看朱三打架

太平河爲黃老送終



兵丁。把他包圍起來，一個人搶一個泥雀子在手，吹得嗚嗚的鬧成一片，沈萬山要來攔阻，那些兵丁却喝道：你這鳥人，是那裏來的奸細？嚇得他趕緊閉住口，不敢言語，等那些兵丁們耍得盡興，他才提起網籃，一口氣走出了五六里。離城遠了，這才翻看一下，網籃裏的泥雀子，已經三停去了兩停。膝下也有斷腿缺翅膀的，也有吹着不響的，到了鄉村，沒處可顏料，只好任他去，便宜賣脫，再作打算。誰知這蘇州城外，汶港縱橫，走不了幾步路就過一次橋，腳下一個不留神，被橋上磚頭絆了一跤，連網籃連人，一齊滾到小河裏去。幸得冬天水淺，他爬上了岸，人雖沒有淹死，可是已經快凍僵了，網籃提起來，那殘缺不全的泥雀子，却更不成形樣。他憤憤的罵那城隍廟裏的老道，這卜課卜的太不行了，要這樣算發財，我在家裏早發財了。沒奈何強自支撐着，朝那有人煙的地方，且去討一些火烘烤烘烤，去去寒氣。好容易找到一個鄉下人家裏，千言萬語說了些好話，那鄉下人一再盤問，生怕他是歹人。衣服烘得乾了，天色已黑，沈萬山索性求情，弄一餐飯吃。掏出了袋裏銀子，戲了五分，先行交付，連晚飯帶寄宿的所在算都有着落了。話談得多了，那鄉下人對沈萬山的友情也好了起來。沈萬山這便知道，這村叫安樂村，住有百十家人口，別的都好，就是賭風太熾。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方才睡覺。次日一早起來，鄉下人又爲他預備了早茶早點，反而十分客氣。沈萬山見此情形，過意不去，就想再送一些銀子與他。可是手伸到口袋裏一掏，銀子一小塊也沒有了。立刻四處找尋，把被褥翻開，只是不見。那鄉下人見他這樣，問他作甚？他就

把丟失銀子的話說了。那鄉下人把腿一拍，說：不好了。沈萬山曉得此中必有蹊蹺，提起旱烟袋，向地下磕了幾磕，就望着那鄉下人。却聽鄉下人說：我有一個兄弟，向來好賭，昨天輸錢回來，在家吃的晚飯。今天一早，就在我床上翻尋，我問他找什麼？他說，拿草紙去堵屋。自從那時出去，現在還不見回來。如今你這一說，我明白了，準是那不肖的東西，把你銀子掏摸去了。說過之後，嘆了一口氣，又叫一聲：沈哥！這銀子我去追去，他大概在前村吳三麻子家押寶。我去奪得回來最好，要不然，我自設法賠你。說過之後，轉身就出門去了。沈萬山在那鄉下人屋裏老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過一會就到門外去看看，那見蹤影。後來索性就跑到田埂上去瞭望，一面望着，一面肚裏打算，銀子能找回來固然很好，假如找不回來怎麼辦呢？身上分文也沒有，却朝什麼地方去呢？想了一個多時辰，只是得不看王意。正當此時，遠遠的却望見一大羣人蜂擁而來，不知是鄉裏出了什麼大事。這班人走到那鄉下人門口，却一齊停住，沈萬山這才看清楚，那鄉下人血流滿面，經幾個人攙扶，另外還用繩子套住兩人，隨在後面。沈萬山走近了時，那鄉下人就向他指着。其餘的人，就和沈萬山說：尊姓沈嗎？沈萬山點點頭。於是有一人說：對不住沈哥，朱三爲你事情，被人打傷了，現在我們要到縣裏去，少不得請沈哥去見證一下。那時人的頭腦，怕的是見官，沈萬山自然不大願意去。可是別人更不容他分說，擁着他向前走。到了縣衙，經問過案之後，沈萬山這才曉得，朱三跑到吳三麻子家，找着了兄弟，就問他要錢，可是他兄弟一口咬住不承認。三言二語

的不合，兩人扭打起來。賭場那有什麼好人，大家都討厭朱三擾散了賣局，就幫着朱三兄弟來打朱三。朱三一喊救命，村裏人都來了，那些賭鬼，一聞而散，只勝吳三麻子與朱三兄弟兩人，被他們捉下。縣官把案子一問之後，朱三兄弟承認偷了沈萬山的銀子，可是却已經輸給別人了。縣官叫吳三麻子認賠，吳三麻子却說：賭錢是奉諭准的，按天送錢給地保，大家各有輸贏，人人輸了錢都要我賠，我怎麼賠得起？縣官就說：你打傷了人，難道一個藥錢都不出嗎？吳三麻子道：經他一攪，頭錢都被人帶走了，我今天連送地保的錢還要向別人借，那裏出得起藥錢？縣官一拍桌子說：你嘴硬，這樣我要打的。吳三麻子道：打也打不出錢來的。那縣官就抽出鐵筒裏一根鐵，拋將下去。旁邊却有一個衙役，湊在縣官耳旁說了幾句話，縣官就叫把朱三兄弟打三十板子。朱三聽見自己兄弟要挨打，就向前爬了兩步說：小人兄弟偷的錢，小人自去設法還那沈官人，至於打小人，只是吳三麻子領頭，青天大老爺免打小人的兄弟罷。縣官把驚堂木一拍說：不用囉嗦，本官自有道理。朱三又說：吳三麻子邀眾聚賭，又恃勢打人，請大老爺罰他。縣官喝道：胡說。沈萬山見這情形，知道上坐的貪官，是不講理的，也就幫着朱三說：朱三兄弟偷的小人的錢，小人情願不要，算是送與他的罷。縣官鼻子裏哼一聲道：你們這些刁民，本官要治地方，那能隨便聽信你們的話。縣官說罷，就催着差人快打板子。差人那敢不遵，把朱三兄弟按倒在地，剝下褲子，劈劈拍拍就是三十大板。縣官見已打完，就說：回去安分一點，如果不然，下回還要重打。說着就退了堂。由鄉間同